

「假新聞」之亂：論智術師 Protagoras 修辭觀的啟發

胡全威¹

摘要

古希臘時期智術師，特別是 Protagoras 的觀點，無論是「人是萬物的尺度」、「凡事皆可從兩面論證」、「強論證變為弱論證；弱論證變為強論證」等，皆可與當前假新聞影響民主政治運作的爭議相關。智術師的修辭觀事實上作為古希臘民主政體的政治理論，提供有別於柏拉圖式哲人政體的政治主張。這種修辭觀，雖然與當代民主政體若合符節，但是同樣也埋下民主政體中充滿動盪之因。除了緊扣 Protagoras 的修辭觀與當前假新聞分析的關係，指出民主規範的根源，其實也埋下修辭能動性的不確定因子。本文最後指出藉由 Protagoras 觀點的啟發，當代對於民主體制過於推崇，往往導致負面結果後，而產生對於民主體制的徹底失望。因此，倒不如認清民主政治的侷限，承認優缺，這樣反而會以更中庸與務實的方式看待民主。倘若動輒高舉民主大旗，譬如一味神聖化民主投票，而無視專業與知識，最後就只能對這些呼風喚雨的政客或煽動家恣意的蠱惑民眾而感到無奈，甚至因而放棄民主。所以，藉由分析 Protagoras 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務實看待民主。

關鍵詞：假新聞、民主政治、修辭、智術師

¹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
通訊作者：胡全威，E-mail: chuanwei.hu@gmail.com
收稿日期：2019/02/18；接受刊登日期：2019/09/24
DOI:10.6284/NPUSTHSSR.202003_14(1).1

壹、緒論

對於理解與思考當代民主政治亂象中的「假新聞」(“fake news”)爭議，本文認為可以回溯到古希臘時期智術師(sophist)¹，特別是 Protagoras 的觀點。藉由 Protagoras 觀點，我們可以發現，民主政治的正當性其實本身與「假新聞」爭議息息相關。因此，假新聞在界定上的困難程度，遠遠超過一般直覺式的認定。因此，本文認為反思假新聞的問題，其實同時也直指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²

有關假新聞的爭議，近來成為輿論、學界討論焦點。³最直接的新聞現象，就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對於反對他的新聞媒體，一概指責為「假新聞」(Byers, 2018)。也因此，假新聞一詞，就不僅是擔心虛假新聞流竄，影響民心的重大問題，同時也是民間輿論與政府相抗衡的議題。換言之，由誰來界定「假新聞」，這也成為捍衛新聞自由、意見表達自由之士所擔心的。

假新聞的議題，在世界其他國家也在發酵(United Nations News, 2017)。根據路透新聞研究院(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17年的年報，他們透過全球性的調查發現，假新聞議題與媒體信任度以及政治極化息息相關。換言之，當一個國家中，對於主流媒體越不信任以及社會內部的政治兩極化嚴重的地區，假新聞議題就成為熱門議題(Newman et al., 2018: 20)。而在臺灣，執政黨承接著美國川普總統對假新聞的指責，多次在公開場合中，指責假新聞的危險性(周佑政, 2018)。特別是在臺灣社會脈絡中，有人認為臺灣輿論中流傳的假新聞來自中國大陸。因此，這裡不僅是社會內部的民主問題，而且上升到國安問題。舉例來說，倘若假新聞傳佈的訊息，造成臺灣內部民心對於政府的失望，或者進而引發動亂，都可能會造成顛覆國本的災難。所以，假新聞議題也就成為臺灣社會內部輿論與學界爭論的焦點。

舉例而言，《科學》(Science)期刊將假新聞(fake news)界定為「仿照新聞媒體產製的內容形式，但是卻沒有依據一定新聞規範、程序確保資訊的準確性與可信性。假新聞與其他錯誤資訊有重疊之處，諸如誤傳(misinformation)和造謠(disinformation)」(Lazer et al., 2018: 2)。學者們認為假新聞並非是一個容易界定的概念，甚至有許多模糊之處(例見何吉森, 2018: 3-4)。上述採取的界定，雖然是一個比較程序性的界定，避免主觀意圖

¹ 本文採用「智術師」的中譯，從字面上，較可望文生義，照顧到許多面向。「智」即是這些人在當時被視為有知識、智慧之人。「術」則是強調這些人擁有一套可以傳授的技術、技能。而最後的「師」，就是說明擔任教師的角色，在當時透過販售知識為生，或可類比為今日的企業講師、政壇名嘴或者網路上的知識服務商。

² 本文並非反民主，政治哲人 Leo Strauss 的一句話可以代表本文觀點：「我們不被允許諂媚民主，正因為我們是民主的朋友與同盟」(“We are not permitted to be flatterers of democracy precisely because we are friends and allies of democracy”(Strauss, 1968: 24))。

³ 有關假新聞的學術討論，可以參見何吉森(2018)；林照真(2018)；王億晴、梁慈芳(2018)；羅世宏(2018)；胡元輝(2018)。

界定的模糊性。但是即使如此，若稍稍回顧歷史，幾年前不也是有退報、拒看電視新聞之類的政治抗議嗎？當時，政治人物不也是抗議受到媒體子虛烏有的報導。因此，縱使號稱有程序性規範的傳統媒體，仍然有假新聞的爭議。

因此，假新聞的爭議，並非今日才有的問題。這有點類似是否有「假話」、「說謊」的存在一般古老。不過，不可否認，現代科技的發展，讓這個問題更為普遍與嚴重。過往的大眾媒體扮演著「守門人」（gate keeper）機制，可以篩選一些錯誤、荒謬的報導。此外，由於媒體專業化的發展，也使得媒體本身發展出力求新聞消息來源為真的標準程序。諸如，一則新聞必須要有兩個以上的新聞來源，否則不予刊登之類的標準程序。再者，縱使媒體業者本身也可能犯錯，但是，因為標的明顯，總是輕易找得到負責人或擔心對於此報業未來信譽的影響。所以，縱使可能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扭曲報導，但是在一些客觀事實上，大致不會過於離譜。

但是，如今在網路科技的高度發展之下，自媒體興起，特別是由於每個人轉傳訊息的成本非常低，這就使得「假新聞」的議題更為氾濫。一則，新聞來源已經不再是幾個大媒體而已，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新聞來源者。其次，傳播的管道也不會只是侷限在主流媒體的管道上，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轉傳的節點。甚至，在社群媒體的演算法上，轉傳越多，就越容易被彰顯出來，呈現滾雪球般的優勢。誠如論者所言，「社群媒體是假新聞根基的關鍵渠道（social media are key conduits for fake news sites.）」（Lazer et al., 2018: 4）。另外，也正如傳播學者林照真（2018: 6-8）所言：「當假新聞在美國大選事件引發軒然大波時，人們才發現，曾經被視為民主化象徵的網路與社群媒體，如今卻成為假新聞的溫床」。社群媒體作為假新聞散佈的重要媒介，同時也影響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社群媒體既然是民主化象徵，而這種象徵出現了問題，同時也就是民主化本身的問題，特別值得我們當代反思。

因此，縱使假新聞就如同說謊，自古有之。但是，當代網路媒介的蓬勃發展，就使得假新聞的傳播效力更快、更廣。而從民主政治的運作來看，民主是由多數決定，而多數做出判斷，則必須仰賴「資訊」。因此，民主體制必須捍衛意見自由、多元資訊管道，這樣才能確保這些決策是由人們經過足夠的正確資訊做出判斷（Dahl, 2000: 83-99）。也因此，倘若這些資訊是錯的，那麼人們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如何可以做出好的決策？這就無法讓民主體制可以順利運作，因此，這即是假新聞對於民主的威脅所在。

謊言是不好的，但是，要如何辨識「謊言」？諸如，「政府幫你賺一萬元退休金」，這是謊言？還是真實？（財經中心，2019）⁴同樣的，假新聞如何做判斷？由誰判斷？舉例來說，同樣一場候選人造勢晚會，有人報導說場面熱烈、群眾歡呼聲不斷。但也有報導說，人數不多，場面冷清，甚至出現零星抗

⁴ 此一爭議點在於，政府認為勞動基金因為操盤得宜而獲利，因此，人民短短數月間平均賺了一萬元。但是，有立委認為勞動基金屬於退休基金，本來就是隨著景氣波動，到最後是多少錢，都是未定數。不能拿現在帳面上的獲利，就說成是真正獲利，這是欺騙民眾，詳見財經中心（2019）的報導。

議與肢體衝突。從特定角度說，這兩則報導可能都對，譬如彼此對於「多」、「不多」的判準不同。但是，這卻又似乎違背邏輯裡的矛盾律，既「熱鬧」又「不熱鬧」。

事實上，根據路透新聞研究院（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的全球性調查指出，人們其實很難區別出假新聞與包裝後的真相、不同意的事實之間的差別。所謂包裝後的真相，原文是：「根基於一定事實的新聞，但是透過『操弄』以符合一個特定的目標」（news that has a basis in fact, but is 'spun' to suit a particular agenda）。而所謂的不同意的事實，原文是：「人們感到不舒服或不同意的新聞」（news that people don't feel comfortable about or don't agree with）（Newman et al., 2018: 20）。換言之，有些新聞即使是根基於事實，但是著落於特定目的中或是人們自己覺得不舒服、不同意，就會認定是假新聞。

本文認為細究假新聞的問題，可以從審思智術師 Protagoras 的觀點出發。雖然目前 Protagoras 留下來的，只是在後人轉述中的觀點。但是，經過千百年來，各個時代討論的累積，也有很豐富的思想資源。此外，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五世紀智術師同時代的雅典。當前留下來的哲人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並非提供民主體制的理論基礎。事實上，正如有論者指出智術師的觀點才是支持當時民主體制的政治理論/哲學基礎。這也是為何當代許多學者為智術師翻案，因為民主體制傳承的道統，是源於智術師，而非哲人（劉小楓，2015: 1）。而本文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藉由追溯民主體制的源頭思想，然後回過頭來省思民主體制中所出現的問題。

貳、智術師研究：「歷史重構」抑或「當代挪用」

正式進入具體分析之前，稍微交代一下本文在研究智術師所採取的途徑。

在廿世紀末，對於智術師觀點的研究方式，其中有一場重要的筆戰。⁵修辭學者 Poulakos（1983）提出他的著名的“Toward a sophistic definition of rhetoric”一文，對於智術師修辭觀提出精采的分析。⁶扼要來說，他認為古希臘雅典時期智術師們將「修辭」界定為一種技藝。而這種技藝旨在透過運用「可能性」，藉以達到說服的目的。而要運用可能性，其中特別重視掌握時機（kairos, opportune moment），亦即在適當的場合，以合宜的表達方式，傳達適切的內容。這就是 Poulakos 歸納出古典智術師對於修辭的界定。

不過，另一位修辭學者 Schiappa（1991）並不贊同這樣的分析。他認為試圖歸納出「智術師式修辭」（sophistic rhetoric）意涵，宛若看到了海市蜃樓，

⁵ 相關爭議，可以參見 Consigny（1996）；Donovan（1993）；Poulakos（1983）；Schiappa（1991）。

⁶ 另可參見 Poulakos（2012）專書。

而非真正是沙漠中的綠洲。⁷他認為目前智術師們大多僅留下斷簡殘篇，各自哲學觀，甚至政治立場各異，如何可能歸納為一個派別？如何可能歸納出一個具有核心觀點的修辭觀？

更進一步分析，他區別「歷史重構」（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與「理性重構」（rational reconstruction），後者，他又改稱為「當代挪用」（contemporary appropriation）。⁸Schiappa 認為對於古人觀點的研究，必須要試圖回到古人所處環境的脈絡之中，他們的觀點都只是回應當時討論的議題，而後人不應任意挪用來作為解決自己問題的方案。因此，他努力所作的是「歷史重構」。從過去的諸多史料中，編織、重構出當時的歷史脈絡，從而知道這位作者真正想回應的問題以及提出的主張。當然，這類觀點並非認為對於歷史研究，無法套用在現實問題上。只是，他們認為這不是可以直接拿來對話的。而是，透過在不同脈絡中的提問與回應，可以提供啟發，但不是直接的答案。⁹

至於，理性重構或者當代挪用，就是從今人的角度，將古人的主張、觀點，視為可以直接解決眼前問題的方案。當然，這裡也並非會荒謬到對於任何古人的觀點直接照搬套用。而是透過「理性思考」後，重新建構或對焦調整後，成為一個可以與當代對話或是解決當代問題的方案。當然，這裡也可以想見，至少在古典文獻的要求上，這裡比較重視觀點的邏輯推理，而不強調當時的歷史脈絡。對於研究者來說，對於古典文獻的基礎功夫，似乎稍稍減輕一些負擔。

Schiappa 認為 Poulakos 只是針對自己論證需要，選取符合他觀點的古代文獻，然後在今人的語境脈絡中，形成一個所謂古典智術師修辭觀，可以與今人的科學觀、真理符應論等相互對比。但是，Schiappa 認為這只是一種任意的當代挪用而已。

Donovan（1993: 36-37）則試圖在 Schiappa 與 Poulakos 兩人之間找到折衝點。他認為縱使理性重構，也必須建構在歷史重構之上，也絕非只是自由發揮。同樣的，歷史建構又何嘗沒有運用理性建構呢？譬如，在古典文獻脈絡中，研究者必然從今人的眼光篩選可靠、合理的文獻，並且很容易捨棄神話、迷思、宗教性的言論，因為難以成為今日可以理解的理由。因此，Donovan 認為歷史與理性建構是並存的，並非可以截然劃分的，不太可能只站在一邊指責另一邊。

本文認為贊同 Donovan 觀點，歸納智術師對修辭觀的看法，並非完全不可能，並非真只是海市蜃樓。智術師們仍然會有一些基本立場，可以歸納在一

⁷ 修辭學家大都是「譬喻」高手，「譬喻」可以透過比較具象的圖像，幫助人們快速掌握一些比較複雜的道理。

⁸ 對於修辭學者而言，深知語言本身的力量，概念的直觀意涵，就可能影響讀者的喜好與接受度。此處 Schiappa 的修正，正是一個範例。他將反對的作法，從「理性重構」定名為「當代挪用」，就是要傳達出負面的含意。

⁹ 這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應該相當類似於劍橋學派。

起。不過，本文知道過度概括，會更失準確。因此，本文以 Protagoras 的觀點為主，其它智術師論點還是可以作為輔助，因為會有類似觀點。

其次，歷史重構有其優點，特別對於一些古典學者而言，這更是專業的門檻。但是，這對於不同文化的研究者而言，這種理解古典脈絡的功夫，並非容易的事。不過，從一個積極面設想，相對來說，文化差異也提供一個有別於西方文化的固有角度來思考智術師。這樣就不會只侷限在相類似的思考框架。因此，在學術分工上，本文更偏向理性重構的介紹，甚至這裡有跨文化、跨學科性的理解。

第三，人類社會的問題，時常會遭遇相類似的情境。因此，過往的討論，並非只能侷限在特定時空中，端視討論議題、切入角度而定。這就好像今人還是會為了不同時空中的愛情，深有同感。因此，本文認為在「假新聞」的議題上，古典智術師的觀點，仍然可以與今日的討論，相互扣連。古典智術師的論點，可以幫助我們深化思考的角度。因為，常常侷限在此時、此刻的問題與觀點，很容易受限既有的討論資源、意識型態或政治立場。若將視野稍微拉大一點，可以看到更大格局的歷史宏觀發展。

反過來說，若推極端一點，任何時刻的事件都不可能處在完全一樣的脈絡之中。因此，即使是現代民主國家今年的事件未必可以作為明年的借鏡；此刻日本的案例，也不一定能成為臺灣社會好的解決方案。因此，諸如古典民主的討論不適用當代民主一說，並不恰當。必須要看討論議題而定，並非可以一概而論。

綜合以上，本文對於 Protagoras 觀點，採取當代挪用或理性重構為主，藉由詮釋其觀點，進而討論當代民主政治的問題。希望藉由這種古今對話的方式，開啟更多的思考資源，不會只侷限在一時一地的政治思考中。

參、Protagoras 及其修辭觀

Protagoras (c.481-411 B.C.) 是古希臘早期智術師中，最早也是最有影響力的一位 (Schiappa, 2013: 3)。他出生在希臘半島東北方 Thrace 的 Abdera，在雅典待了 40 年，擔任教師，但仍是雅典的外邦人。曾經協助雅典全盛時期的領袖 Pericles 立法，據說最後因為他著作中不敬神的言論，而遭到雅典人驅逐，並死於途中。但也有可能是因為 Pericles 下台後，連帶對於 Protagoras 的敵視，因而找機會將他驅離出雅典。

Protagoras 被後世稱為詭辯學派的開山祖師，更是第一個設立辯論賽的人，第一個收取高額學費的教師。在羅馬時代，Protagoras 的著作還有許多部留下來，只是隨著時代變化，現在只剩下一些後人轉述的語句、段落了。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亦有以 Protagoras 為篇名，在其中討論裡，他的地位非常崇高，

備受尊重。該卷對話錄中提到，Protagoras 是「一個具有使人講話聰明技藝的大師」。¹⁰

這裡稍微再說明一下，修辭術與民主政治的關係。修辭術，扼要的說，就是在公開場合中說服的技藝。原本可以歸類為就是話術，就是言說技巧。但是，什麼樣的政治體制特別需要這樣的技術呢？換言之，為何擁有這樣技藝的人，比較容易在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出頭呢？正如雅典民主時代，這批人就是幫助訓練政治家的上台演說術。因此，修辭術與民主政治是相輔相成（Kennedy, 1980: 18）。不過，修辭術不僅只有一些表面說話技巧，而且還進一步為這些「說話」、「說服策略」提供了一些原理、原則的立論。而這些就與民主政治運作的原理、原則相關，因此，從修辭術的討論切入，就可以論及民主政治運作的規範。這也是為何有論者認為「古希臘修辭術實際上是因應民主政制而出現的一種政治理論」（劉小楓，2015: 1）。

本文在有限的篇幅中，討論 Protagoras 的三個與假新聞有關的觀點。首先是 Protagoras 最為人所知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樣的說法。

πάντων χρημάτων μέτρον ἐστὶν ἄνθρωπος, τῶν μὲν ὄντων ὡς ἐστίν, τῶν δὲ οὐκ ὄντων ὡς οὐκ ἐστίν（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判定他們是什麼的尺度，也是判定他們不是什麼的尺度）。

值得注意的，πάντων χρημάτων 雖然翻譯為「萬物的」，但是 χρημάτων 指「人的需要和運用有關的東西」，本意「只是和人有關、為人所利用或評價的事物」。因此，也並非泛指一切（楊適，2003）。

不過，即使與人有關，這樣解釋仍然範圍很大，這裡再做進一步的分類。首先，區分事實與價值。價值難有共識，也通常不會被認為是假新聞的問題。不過，指出價值很容易引導人們對於事實的認知。正如上述提到路透新聞研究院的調查，人們對於自己不舒服或不同意的事（價值判斷），就會認為是假新聞（事實判斷）。更別說，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價值判斷），而認定不同的事實是假新聞。因此，價值引導事實的認定，而因價值受人們主觀的影響，加深了事實判斷的困難。因為，我們如何評斷正義、成功、美醜、貴賤，這些沒有一個單一標準，而且標準正是人為的。在哲學上，稱之為「感覺主義認識學說」，這主要是回應巴門尼德「否定現象和感性實在的觀點」。另外，在政治層面上，當肯定人人都有感知能力，這就相當於提供民主政治中人人都可以做出判斷的正當性根據（Donovan, 1993: 36-37）。

其次，事實是指在現實世界中的客觀事務。譬如，川普總統的年齡、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年代、誰是劇作《哈姆雷特》的作者等等。這些不太可能是人們可以自行是其所是。事實，大抵會有一個看似客觀的答案。但是儘管是事實，

¹⁰ 見柏拉圖對話錄 *Protagoras* 312D。

有些仍然可能會受到人們不同認知的影響。譬如，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年代可能爭議較小，但是不同的歷史學者，可能會對於西羅馬帝國滅亡的理由（事實）仍會多所爭議。所以，即使是事實，也還有光譜線上的區分，有些事實比較能有客觀的依據，有些則是受到人們所處環境的影響。譬如，臺灣目前經濟是成長，還是衰退？不同的評論者或政治人物，可能重視不同的指標、不同因素，而得出不同的事實判定。事實上，正如學者指出：假新聞與真實新聞沒有本質上差異，而是程度性區別（何吉森，2018: 3）。

此外，有論者認為這是人文主義的彰顯，凸顯人類自身的判斷，而不是神的世界。在論證的時候，倘若一切都是神定的真理、客觀事實，其實，也就直接呈現就好，就不有這麼多的紛爭。或者像是柏拉圖哲人王見過理型後，可以借此以神話或強制的方式，加諸在感官世界之中。但是如果真是如此，民主的正當性，亦即由人們來決定是非的正當性就會減弱。Arendt（1990）認為這其實就是整個西方思想傳統的問題，想要以哲學（理型觀念）宰制政治（多元差異），結果造成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因此，哲學為「萬物的準繩」，拉抬哲人的絕對精神，也不是政治生活中好的解決方案。

因此，人是萬物的尺度，賦予了民主政治的正當性。同時，也提供了民主政治中政治人物努力的方向，只要能說服多數民眾的支持，在現實的政治場域中，就可以決定尺度、準繩。這裡無關乎是否發掘、符合某些客觀標準，而只要贏得多數的決定。

放到假新聞的議題上，這裡先扼要說明，在下一節中，會再詳細討論。這裡有兩個層次的關連。首先，為何有人想要創造假新聞？因為，最終決定是非的，不是客觀、真理與否，而是多數人的判斷。只要能贏得多數認可，就決定了是非準繩。因此，這裡就創造出誘因，讓人們為了贏得多數判準，而不擇手段。其次，如何判斷真、假新聞？同樣的，不在於客觀與否，而是多數主觀認同。舉例來說，就有科學人士，認為核電廠是安全、乾淨的能源。而一些刻意妖魔化核電安全的人士，只是在製造假新聞，讓民眾恐懼而已（廖彥朋，2016: 41-48）。可是到底誰是傳遞真實？誰是扭曲？這又只能由多數人所來判斷，而不是真有一個絕對的專業標準。因為，人是萬物的尺度。這裡的人是指多數人，多數人判定這個尺度。因此，即使是過程性的，「誰傳遞真實」這件事，也是由多數人來判定。舉例來說，當年耶穌基督自稱上帝之子，帶來天國的福音。這是假新聞還是真福音，在當時，被視為異端，而遭到釘十字架懲罰。這是歷史明證。同樣的，在不同政治黨派人士的解讀下，往往也是解讀敵對陣營，特別是敵對陣營是弱勢時，就可以一概打為假新聞之流，而且還贏得多數人民的認可。

不過，本文此處雖然標明製造假新聞的誘因，絕非表示支持假新聞之價值判斷。相反地，作者認為假新聞干擾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特別是諸如違背

「公平」、「真實」、「正確」等基本價值，應當嚴加譴責。本文僅是先透過一個民主政治觀念史脈絡的釐清，試圖釐清假新聞與民主理論根基的關係。¹¹

第二個 Protagoras 提出的觀點是

Καὶ πρῶτος ἔφη δύο λόγους εἶναι περὶ παντὸς πράγματος ἀντικειμένους ἀλλήλοις（每個問題都有兩個相互對立的說法）。

這句話，同樣也是出自後人的轉述，指出這是 Protagoras 的觀點。學者 Schiappa（2013: 89-100）指出，雖然有人認為「殘篇」轉述的內容，通常是被改寫過的。而且這段話出現的時刻，距離 Protagoras 的時代，也相距約六百年（Laertius 1915: 876）。但是，Schiappa 從古代著作中，指出這種兩面論證的方式，一直有人提到是歸諸於 Protagoras 作為起源。而且這種觀點，也是希臘人常見的思維模式。從用語來看，古希臘人喜歡使用 μέν（一方面）和 δέ（另一方面）這一組字。這一方面顯示希臘人喜歡從對立面思考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們思考問題的周全性。

根據學者對於這句話的翻譯與詮釋，主要有兩種意涵：第一種解釋，稱為主觀詮釋：每個議題，都可以從兩方面來立論。

這種解釋，放到社會中爭議的議題，很容易理解。舉例來說，關於死刑存廢，支持死刑論者與廢除死刑論者，對於死刑的觀點可以提出各自言之成理的說明，無論是在同一論點或不同論點下。譬如，同一論點下，關於死刑對於未來犯罪的阻嚇力。支持死刑論者，會認為死刑作為生命刑，相較於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等，被視為所有刑罰中最嚴重的懲罰。而人們畏懼懲罰，越嚴重的懲罰，就具有越大的阻嚇力。而反對死刑論者，則會指出縱使有死刑，也還是會出現死刑犯，可見並沒有絕對的阻嚇力。其次，許多犯下死刑犯者，根本無計後果，嚴刑峻法對於解決犯罪問題，並沒有對症下藥。

至於，在不同論點下，仍以死刑為例。支持死刑者，可以強調有效隔離犯罪者的經濟效益，相較於無期徒刑的成本。而反對死刑者，則訴諸犯罪者犯下罪行，社會也應分擔責任，而不只是犯罪者一人承擔。這裡就是經濟效益 vs. 社會責任的不同價值脈絡。

第二種解釋，可以稱為客觀論：事物同時具有兩種對立面。這有點像是東方文化中熟悉的太極圖，黑白並具，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這並非是主觀強調兩種對立面，而是現實客觀就是兩種情況並存。

客觀論與主觀論的差別，在於前者認為事物的組成，本身就是兩面性，而後者則是強調論述的差異。同樣以上述死刑存廢為例。第二種解釋，在死刑的阻嚇力上，就是阻嚇與無法阻嚇並存，Protagoras 點出了，這就是事物的本質。

¹¹ 感謝匿名審查人指出假新聞不公正的問題，作者非常同意。此處討論誘因問題，只是彰顯民主體制運作方式容易造成假新聞的誘因。

對於 Protagoras 的此項主張，柏拉圖的攻擊是：這句話本身不也隱含了否定的主張？既然凡事有兩面，那麼這句話，不也隱含了凡事沒有兩面。事實上，這類的例子很多。譬如，「絕不要說『絕不會』」（never say never）、「不要說教」、「凡事皆相對」、「一切都是相對的」。這些在邏輯上，犯了矛盾律。既是主張 A，本身又是~A（非 A）。當凡事皆有兩面時，本身是否說，這句話也可以說「凡事皆沒有兩面」。就像當有人宣稱，世界上一切事務都是相對主義，本身是否就是堅持一種絕對主義（堅持相對主義）。

不過，若我們將這類的主張，比擬為小學教室裡常聽到的命令：「從現在開始，不要說話」。當老師或維持秩序的班級幹部在下達這項命令時，往往是憑藉「說話」，來要求不要說話。又好比一些牆壁上，會寫著「禁止寫字、塗鴉」。本身這項命令，也是透過寫字來傳達。

因此，解決這項矛盾的方式，就是倘若承認有位階上的不同，就可以解決這種矛盾。當老師說：不要說話，這個位階高於接下來孩童的發言時。那麼這個不要說話，就獲得了保障。甚至，還可以發言壓制學生不要說話，譬如說完不要說話時。還有學生吵鬧時，這時老師可能又會說：「安靜」。

因此，倘若將「凡事皆可兩面論證」，這個主張視為具有位階性，那麼就可以避免出現自相矛盾的問題，回應柏拉圖的攻擊。事實上，承認位階性，如上解釋，在我們生活中也常發生，就可以避免許多矛盾產生。

不過，回到假新聞的議題上，這裡很明顯的，當有人認為這是假新聞時。譬如政府說，目前已經找出 728 則假新聞。結果，立刻有人指出，只有 503 則。這就成了政府自製假新聞，在說假新聞的問題（王子寧，2018）。又或者有的假新聞，有人認為是黑色幽默、反諷、KUSO，以假新聞定罪，反而戕害民主政治的自省機制。

因此，Protagoras 開出的民主政治基礎，不是客觀、本質論的符應真理，而是彰顯出語言脈絡下的變動性。譬如，有論者就認為美國 Trump 總統之所以高舉假新聞的大旗，目的就是為了批判主流媒體，削弱主流媒體對他批判的力道。同樣的，也有論者認為臺灣將議題導向「假新聞」的問題，特別營造一個股不知名的對岸網軍影響力，這等於是另類選戰策略，讓臺灣民眾同仇敵愾，而更加強化對於某政治理念的認同。因此，這種兩面立論觀點，不僅是假新聞難以界定，而且更進一步將矛頭直指假新聞此一議題本身。這種雙重的質疑，也是在民主政體中討論假新聞更加困難之處。

Protagoras 的第三個相關論點，是出自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中的轉載。亞里斯多德提到，Protagoras 可以讓「強論證變弱論證；弱論證變為強論證（καὶ τὸ τὸν ἥττω δὲ λόγον κρείττω ποιεῖν τοῦτ' ἔστιν）（Aristotle, 1991）。¹²

這裡有兩層意涵的解釋，分別為負面與正面詮釋。負面詮釋，大抵就如亞里斯多德所言，就是詭辯術，將黑的說成白的，白的說成黑的。這裡隱含的道德意義，主要就是顛倒是非，說黑為白。正面的解釋，則是能將原本較弱的論

¹² Aristotle, *Rhetoric* 1402a23

證，變成為較強的論證。這就好比，在同性婚姻議題上，曾有主流觀點認為，男女結合是自然的，婚姻家庭的組成，必須是一男一女。而同一性別則為不自然，不利人類的繁殖。但是，就有人能從婚姻目的角度切入，讓原本似乎不自然的伴侶結合，成為具有說服力的強論證。

事實上，這不僅是修辭家，哲人蘇格拉底正是這方面的高手。譬如，我們認為懲罰壞人，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是一個很有正當性的說詞（強論證）。但是，蘇格拉底卻能解釋為懲罰壞人，只是使得壞人更壞而已，並無法使他變為正義。而在假新聞的議題上，說黑為白，顛倒是非，這本來就是人們常指的假新聞問題。然而，Protagoras 開展的修辭術，固然可以成為民主政治中扭轉劣勢的高超技藝，但是卻也可能是造成民主政治判斷混淆的惡因。

值得注意的，這裡的強、弱論證，其實都還是論證，不僅僅只是斷言（assertion）而已。而論證的關鍵，就是仰賴「可能性」（possibility），基於可能性可以正反論證，這其實是跟前述相類似的觀點。不過，這裡更強調強弱論證的更替。舉例來說，一般認為假新聞危害社會，造成動盪，使得民主社會不安。但是，也有論證可以指出，假新聞只不過是誤傳、謠言的擴大。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要能容納不同聲音，讓各種觀點彼此激盪，才能去蕪存菁。倘若一開始，就讓錯誤訊息腰斬，沒有讓人們真正的去討論思考。表面上，好像一個家父長確保傳遞正確無誤的訊息，但是這是削弱民眾自主判斷學習的能力。民眾也容易以為當前一切傳遞的訊息，都是正確無誤，根本沒有自覺、反思的機會，這才是造成民主體制更為危險。

因此，Protagoras 的強轉弱、弱轉強，提醒了我們，在不同的修辭情境下，我們在做判斷時，容易陷入當時、當刻的特定條件下，即使是如「假新聞」這樣的議題，都有可能豬羊變色，導出完全相反的觀點。

肆、Protagoras 與假新聞

由上，Protagoras 雖然只有殘篇、片段留下，但是，他替民主政體中的修辭術打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在這個以人為建構的基礎上，一切的立論成為可以討論、可以爭辯的議題。因為，人為標準或者為自身權利辯護時。

Protagoras 開展了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準繩是由人們制定，而非依賴所謂的客觀標準。其次，在無論是必然有反對立場的存在，或者一事務本身就是利弊夾雜。這使得修辭術獲得立論的基礎，這不僅是一種消極立論，而且是可以「了解更多」。換言之，當人們持修辭術來思考、論辯實務時，對於事務周延的討論，正是增進了解現象本身。第三，強論證變為弱論證，這是在凸顯修辭術的功效。同時，也在保留了民主政治中政策變化的可能性。倘若民主政治只能是穩固的多數決策，那麼，少數極可能脫離這個多數，甚至發生革命性的破壞，才有可能扭轉自身的命運，改變政策走向。

可是，Protagoras 的觀點，不僅賦予民主正當性。同時，從兩面論證或者強弱論證互換的能動性，賦予民主體制中，多數與少數變動的活水，使得民主體制不會只是單純的多數暴力，少數仍有可能可以藉由修辭術翻盤的機會。

事實上，整個西方文化的發展，修辭術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人文教育（liberal arts）基本科目中，就是包含邏輯、文法、修辭這三藝（trivium）。這裡不僅是基礎學習能力的奠基，同時，也提供民主共和的種子，在西方歷史洪流中，埋下了透過說服影響人心的技藝（胡全威，2017）。

更進一步來說，正如學者沈錦惠所言：

語言本身就是藉互動共創意義的場域，依循的不再只是直線性的邏輯推理，而是多方位、不間斷的連結（logos as the associative, not the linear）。其間所重視的不再是如何去映現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念茲在茲的理性客觀真理，而是如何去對應 Protagoras、Gorgias、Isocrates 等智辯士「智術師」所關注的信念和態度（沈錦惠，2009: 76）。

因此，平面幾何上的高低、大小似乎容易比較，也有一定的明顯標準。但是，一旦到一個立體的空間，透過不同角度，就可能高低、大小互換。舉例來說，高山與個人身高，在一個平面上，可以輕易比出高低。但是，許多有趣的照片，正是透過立體空間中的角度安排，就可以讓個人顯得比高山還高。這就是上述學者所言「直線性的邏輯推理」與「多方位、不間斷連結」的差異。這其實也更貼切人生真實面貌，這也是智術師們留下來的智慧。

以上是 Protagoras 修辭觀對於民主政體的貢獻。但是，正如他所說的，凡事皆有正反兩面。從負面的角度來看，特別是針對假新聞的議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因為尺度是由多數人決定的，可是多數人又可以受到修辭的左右。因此，今日的假新聞有可能是明日的真新聞；今日的真新聞，有可能是明日的假新聞。換言之，就是標準是會變動的。這不論是 Protagoras 認為這是他所看到的人世間真實現象，或者他是要替民主政體立下運作規範。但是，這就加深了審查假新聞的難度。舉兩個政治思想家最喜歡的舉例，蘇格拉底與耶穌（Mill, 2001: 25-27）。蘇格拉底腐化青年、不信神，也就是當年傳播假新聞的元兇，最終遭致死刑的處罰。可是，現在回頭看，當時告他的人，才真正是散佈假新聞，蘇格拉底的正直與哲人智慧，才是最真實的。同樣的，耶穌基督當年也是被人認為異端，宣傳有關上帝救贖的假新聞，最後遭到釘上十字架處罰。而現在則是認為當時那些人才是誤信假新聞，而犯下了重大錯誤。

其次，無論是在兩面論證或是強弱論證互換。這就賦予了評估假新聞的兩面觀點，以及有可能真假互換的差異。當然，若是推到極端，那麼似乎殺人犯也可以是大善人。這已經遠遠超過假新聞的範圍，而是動搖整個規範。可是新聞的獨特性，正在於「再現」（representation）。亦即，沒有一則新聞，有可能是將客觀現實，完完整整的呈現。一定都只是透過的媒體再現的方式，選擇其中的一部分，呈現在媒體上，讓讀者知道。至於「再現」哪一部分，這就讓

兩面觀點、強弱論證有更多可以發揮的空間。因此，針對新聞的特殊性質，再搭配上 Protagoras 對於民主體制的修辭觀，我們可以發現，這會使得假新聞問題更加困難與複雜化。

綜合以上的分析，本文主要是要強調，思考當代民主的假新聞亂象時，倘若藉由 Protagoras 的修辭觀，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分析其複雜性。而不是直覺式的判斷，只要是假的新聞，就是假新聞。事實上，如何去定義「假」，就牽涉到了修辭上的能動性。具體一點來說，誠如傳播學者林照真所言，「若想真正認識假新聞，就必須瞭解當地的政治社會情境，以及媒體報導的情形，才不致發生理解偏差」（2018: 21）。推其因，修辭正是針對「可能性」著眼，讓真與假之間，甚至有可能豬羊變色，多數成為少數，少數成為多數。這是修辭讓民主更具包容性，但同時也為民主帶來危險。

伍、結論

本文從 Protagoras 修辭觀切入當代民主亂象中假新聞的議題，本文指出從假新聞的複雜性，可以看到智術師的修辭觀對於民主政治體制提供了運作的原理，但是同時埋下了亂象的源頭。

事實上，也有學者觀察到「當假新聞在美國大選事件引發軒然大波時，人們才發現，曾經被視為民主化象徵的網路與社群的網路與社群媒體，如今卻成為假新聞的溫床」（林照真，2018: 6）。亦即，假新聞與媒介科技發展息息相關。本文則進一步指出，不僅是媒介科技，而是更深層來說，就是與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有關。

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重新梳理古典智術師的觀點，現代民主在許多方面承接了古希臘民主體制的精神。在政治理論上，不是現在主流推崇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政治觀，反而是智術師流傳下的修辭觀，更能跟民主相契合。

承繼智術師的兩面論證觀，當代對於民主體制過於推崇，往往導致負面結果，對於民主體制的徹底失望。因此，倒不如認清民主政治的侷限，承認優缺，這樣反而會以更中庸與務實的方式看待民主。倘若動輒訴諸高舉民主大旗，譬如一味神聖化民主投票，而無視專業與知識，最後就只能對這些呼風喚雨的政客或煽動家恣意的煽動民眾而感到無奈，這反而才是真正戕害民主。

謝誌

本文初稿原發表於 2018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淡江大學蘭陽校區），感謝會議評論人周家瑜副教授以及其他提供建議的與會者。同時也非常感謝本刊的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建議，讓本文減少些錯誤，作者大都依建議修正。惟學識有限，恐仍未能盡如審查人的標準，疏漏之處，尚請見諒。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目

- 王億晴、梁慈芳（2018）。〈假新聞對閱聽者之影響探討〉，《圖文傳播藝術學報》，2018: 38-45。
- 何吉森（2018）。〈假新聞之監理與治理探討〉，《傳播研究與實踐》，8, 2: 1-41。
- 林照真（2018）。〈假新聞情境初探：以阿拉伯世界的資訊逆流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8, 1: 1-26。
- 沈錦惠（2009）。《電子語藝與公共溝通》。臺中：天空數位圖書。
- 胡元輝（2018）。〈造假有效、更正無力？第三方事實查核機制初探〉，《傳播研究與實踐》，8, 2: 43-73。
- 胡全威（2017）。〈修辭教育與共和政體：西塞羅論理想演說家〉，《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0: 1-40。
- 廖彥朋（2016）。《怕輻射，不如先補腦》。臺北：時報文化。
- 劉小楓（2015）。《古希臘修辭學與民主政制》。上海：華東師範。
- 楊適（2003）。《古希臘哲學探本》。北京：商務。
- 羅世宏（2018）。〈關於「假新聞」的批判思考：老問題、新挑戰與可能的多重解方〉，《資訊社會研究》，35: 51-85。

二、英文書目

- Arendt, Hannah (1990).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57, 1: 73-103.
- Aristotle (1991).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signy, Scott (1996). Edward Schiappa's Reading of the Sophists. *Rhetoric Review*, 14, 2: 253-269.
- Dahl, Robert A. (2000). *On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onovan, Brian R. (1993). The Project of Protagoras.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1, 23: 35-47.
- Kennedy, George A. (1980). *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Laertius, Diogenes (1915).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 Lazer, David, Mathew A. Baum, Yochai Benkler, Adam J Berinsky, Kelly M. Greenhill, Filippo Menczer, Miriam J. Metzger, Brendan Nyhan, Gordon Pennycook, and David Rothschild (2018).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Science*, 359, 6380: 1094-1096.

- Mill, J. Stuart (2001). *On Liberty*.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 Poulakos, John (1983). Toward a Sophistic Definition of Rhetoric.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6, 35-48.
- (2012). *Sophis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Greec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Schiappa, Edward (1991). Sophistic Rhetoric: Oasis or Mirage?. *Rhetoric Review*, 10, 1: 5-18.
- (2013). *Protagoras and Logos: 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 Strauss, Leo (1968).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New York: Basic Books.

三、電子資料

- 王子寧 (2018)。〈假新聞統計錯誤、戴資穎貼文被澄清 政院「澄清專區」頻出包〉。信傳媒，網址：<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1938>。點閱日期：2018年12月15日。
- 周佑政 (2018)。〈蔡英文：中國軍事威脅、假新聞衝擊臺灣也影響亞太〉。聯合新聞網，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393665>。點閱日期：2018年12月15日。
- 財經中心 (2019)。〈蘇貞昌稱「政府幫你賺一萬退休金」 曾銘宗：製造假新聞〉。ETtoday 新聞雲，網址：<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504/1436928.htm>。點閱日期：2019年6月8日。
- Byers, Dylan (2018). This isn't fake news: CNN president Zucker blasts Trump for attacks on the media. Retrieved December 15, 2018, from MSNBC, Website: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donald-trump/isn-t-fake-news-cnn-president-zucker-blasts-trump-attacks-n924081>
- Newman, Nic, Richard Fletcher, Antonis Kalogeropoulos, David A. L. Levy, and Rasmus K. Nielsen (2018).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 Retrieved June 8, 2019, from Reuters Institute, Website: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Digital%20News%20Report%202017%20web_0.pdf
- United Nations News (2017). Amid rise of 'fake news,' authorities should ensure truthful info reaches public – UN, regional experts. Retrieved December 15, 2018, from UN News, Website: <https://news.un.org/en/story/2017/03/553122-amid-rise-fake-news-authorities-should-ensure-truthful-info-reaches-public-un>

The Disorder of “Fake N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agoras

Chuan-Wei Hu¹

Abstract

On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disorder and predicament,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fake news,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appealing to the ancient Greek sophist, Protagoras, might get contribution to this controversy. Protagoras's famous quotation, “man is the measure of everything,” “everything can be argued on both sides,” and “the stronger comes to the weaker, and vice versa,” are all relating to the thinking of fake news. The sophists' doctrine of rhetoric is in fact based as the theory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Plato's philosophical regime. Howev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hetorical theory also corresponds to democracy mostly, but also embeds the source of democratic chaos. This paper focuses on Protagoras' idea of rhetoric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fake news and mentions that rhetorical ideas are also dangerous for stable democratic process. Finally, this paper, on Protagoras's inspiration, argues that people who live in democratic regimes usually apprise their own systems too much and thus, they are always frustrated with the inevitable failure outcome. Therefore,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better way to support democratic regimes is to know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and admit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dangerous parts. Under this situation, people might regard democracy with moderation and reality. If someone, such as a populist or politician, emphasizes the perfection of democracy, he/she usually becomes the flattery of the majority or to folk society. This leads to horrifying results of democracy and makes people not trust in democracy consequently. H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can have a better democracy by understanding Protagoras' view of democratic rhetoric.

Keywords: fake news, democracy, sophists, Protagoras, rhetoric

¹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Hsi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Chuan-Wei Hu, E-mail: chuanweihu@gmail.com
Received: 2019/02/18; Accepted: 2019/09/24